

论《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的“反英雄”形象

杜磊

(河北工程大学 文学院, 河北 邯郸 056038)

[摘要]《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霍尔顿诠释了二战后美国文学作品中典型的“反英雄”形象。霍尔顿追求生命的“本真”,并有保护美好的愿望,但是他不具备英雄的气概和胆量,无法改变“非本真”的成人世界的虚伪和麻木,因此,只能在成长的不可逆转中矛盾挣扎,无法解脱。

[关键词]成长; 矛盾; 霍尔顿; 反英雄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2)03-0056-03

《麦田里的守望者》是美国当代小说家罗姆·戴维·塞林格(J. D. Salinger, 1919-2010)的代表作,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描写了一个16岁的中学生霍尔顿因学习成绩太差被学校开除,在家长没有得到学校正式通知以前不敢回家,在仅3天的时间里流荡美国纽约街头的故事。塞林格以鲜明而有力的笔触描述了一个处于向成人阶段过渡的少年霍尔顿,小说于1951年出版后,立刻引起巨大的轰动。批评的声音认为书中主角离经叛道,逃学、吸烟、喝酒又满嘴粗话,会给年轻读者带来不良影响。但是,霍尔顿看似叛逆、荒唐的行为,不过是在向成人世界不可逆转融入的过程中,目睹并亲历了成人世界的虚伪、颓废、低俗,力求保持生命“本真”的状态却不能、也无力改变现实世界的矛盾挣扎的表现,并不能掩盖其真诚、善良、单纯的性格,霍尔顿具有典型的“反英雄”(anti-hero)特征。

一、“反英雄”的概念和特征

“反英雄”是和“英雄”(hero)相对的概念。“反英雄”首先缺乏中世纪、17世纪以来传统世俗英雄的典型气概和品质,例如外形高大英俊,面对困难永不退缩,执著追求真理,勇于承担责任,善良勇敢,智慧非凡等等。“反英雄”则“具有堕落、压抑、胆小等负面情绪,虽然不是恶棍,但是不必具备英雄气概。他们虽不一定代表邪恶,但也做邪恶的事情。”

“反英雄”与“非英雄”(non-hero)也不同,“反英雄”人物形象虽然像“非英雄”有诸恶习和卑琐的行为,但是,“非英雄”人物在处理“与他人共在”(Being-with-others)以非本真的状态存在,让自我消失在其他人之中,变成“常人”,海德格尔曾描述常人的六个特征:服从、平凡、迁就、公众性、不负责任和适应感。这些特征逐步发展,“非英雄”逐步丧失自己的个性,完全认同集体的生活方式,获得机械、麻木的适应感(如《尤利西斯》中

苦闷彷徨的都柏林小市民利奥波德·布卢姆)。而“反英雄”却不同,不排斥本性的善良和对正义感的坚持,追求美好的事物,怀有良好的愿望,因而对控制、压抑自我的外在力量(共在的另一种非本真状态即“介入”)具有较强的反抗意识,“否定行为的准则或先前被视为文明社会基础的社交行为。有些人故意反抗那些行为规范,把现代社会看作是非人的世界,有些人则根本无视那些行为准则”,追求与他人共在的本真状态,强调自我的真实存在和保持与他人之间的平衡关系。

一方面,“反英雄”认识到所处的环境荒唐虚伪,想要对抗甚至是改变,另一方面又缺少“英雄”改变世界的勇气和能力,因此“反英雄”的自我是不稳定的、处于分裂状态的,是矛盾的集合体。“反英雄”往往内心充满焦虑、不安和痛苦,甚至想要逃离,在苦苦挣扎不能解脱的时候,在本能欲望和悲观情绪的驱使下,会以不道德的行为方式发泄内心的痛苦和不安,但是再到难以维持自身平衡的时候,就会导致精神分裂,或者以死亡解脱。

“反英雄”成为二战后美国文学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二战规模空前,人们目睹了战争的杀戮和残酷,又遭受战后麦卡锡主义政治肃清运动对言论自由的压制,科技进步和机器文明使人的自主地位每况愈下,“人不能根据科学事实去爱、去恨,从而解决精神的、情感的、道德的和信仰的种种矛盾和需求问题”(蒋承勇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407)“反英雄”人物反映了知识分子对于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思考,霍尔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二、成人世界的“非本真”状态

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有两种状态:本真的存在和非本真的存在。本真的状态是自我的真实存在,非本真的状态是被平凡的、公众的生活所掩饰的个人存在。人与其他事物“遭遇”,和自己生存的

投稿日期]2012-05-28

[基金项目]河北省教育厅2009人文社科项目成果之一(编号:S090359)

[作者简介]杜磊(1980-),男,河北邯郸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美国文学、英语教学。

环境联系在一起，“与他人共在”，才形成了世界的概念。前面已经提到非本真的“与他人共在”有两种状态，一是让自我消失在他人之中，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二是用自我替代他人，操办他人的事物或者自己的事物被他人操办，即“介入”(leap-in)。

青少年不可避免地要向成人阶段过渡，学习成人世界做事的规则和方法，“人生的确是场比赛，你得遵守比赛规则”(10)。

霍尔顿正处于这样的阶段，但是他眼中成人世界的比赛规则荒唐、滑稽，人人都以“非本真的方式”与他人共处，充满了形形色色的伪君子，人们不再向往自由和美好，崇尚金钱和物欲。

首先，成人的世界虚伪、荒诞。霍尔顿对于自己身边的人的描述，用的最多的就是“伪君子”(“phony”、“crook”“jerk”)。学校里充斥着车载斗量的“装模作样的家伙”(15)，老师不注重学生的感受，对学生的话语充耳不闻，但是却恭维谄媚校长。校长虚伪势力，只会一味讨好家长。学生们“非得装着他妈的在乎橄榄球队赢不赢球，整天聊天除了谈女孩儿、烈酒和性就没别的”(132)。霍尔顿先后离开了三所学校，最后一次离开潘西中学，霍尔顿在纽约街头的成人世界徘徊游历了三天，在“钱能通神”(69)的社会大学堂里，更是体会到人与人之间虚伪和冷漠。旅店尽住着夜晚行为荒唐、变态的家伙，但是“一到第二天早晨就变成本分十足的人了”(107)，霍尔顿觉得自己是“唯一正常的混蛋”(62)；去舞厅跳舞女士不是因为想跳舞而是为了邂逅电影明星；夜总会的钢琴师、吧台侍者“极其势利，除非你要么是个厉害角色，要么是个名流什么的，否则他根本不会搭理你”；皮条客和妓女合伙儿敲诈霍尔顿；人们不再有真挚的情感，去墓地祭奠亲人也只流于形式，一下雨“来上坟的人都拼命跑向他们的汽车”(156)。人们彼此之间缺少信任，“人们从来不相信你的话”(38)。

此外，机械化和物质化的生活使得人们不再对生活怀有美好的理想，不再追求生命的本真，成为金钱和物质的奴隶。号称培育“出类拔萃、善于思考年轻人”(4)的潘西中学，课程内容却只会强调“统一、简化”(186)，遏制学生的自由思考，小学的墙壁上到处写着污言秽语，学校却视而不见。学生必须按照一个固定的模式去发展，“学习，这样可以学的脑子灵光，好到时候买辆破凯迪拉克汽车”(132)。“上了大学后，不会有什么好地方可去”，每天的生活也只会是千篇一律，谋得一份好的工作，挣很多的钱，买名车，喝马提尼酒，让自己的样子像是个有头有面的人物，“拎着手提箱什么的”，“给

每个人打电话说再见”，“整天看报纸打桥牌”(133)。人们被物欲所控制，“当你只是想出去一下时，却非得坐电梯上上下下”，对小汽车五迷三道，“连车上划一道痕都害怕”，“有了辆崭新的汽车，就开始想换更新的汽车”(131)……

这是霍尔顿看到并经历的成人世界，当他由天真善良、不谙世事、向往自由的青少年向这样一个庸俗世故、堕落虚伪、总是处于控制和被控制状态的成人世界过渡的时候，霍尔顿陷入了矛盾和挣扎。

三、霍尔顿的矛盾挣扎

霍尔顿可以和大多数人一样，以“常人”非本真的状态“成熟起来”，“为了某个理由而谦恭地活下去”(189)。但是霍尔顿没有这样选择，他思考生命的意义，向往生命本真状态所带来的快乐，排斥成人世界两种非本真的状态。

首先，霍尔顿关注个人内心的感受和成长，珍惜童年时代纯洁和天真，“人类在童年状态，才会有相互间真诚敞坦的爱”(Robert Jacobs, J. D. Salinger's "The catcher in the Rye; Holden's 'Goddam Autobiography'" Iowa English Year book, 1959, p. 13)，拒绝在成长过程中放弃自我个性以及真诚，融入在虚伪的成人世界，“有些东西就该保持现状”(122)。所以他厌恶庸俗的成人世界，厌恶和虚伪的人打交道，霍尔顿总是怀念已经过世的弟弟艾里，也很疼爱小妹菲比，看到一个单纯的孩子唱歌会让霍尔顿很开心，给一个小孩儿拧紧溜冰鞋，而他们显得可爱而且有礼貌时，霍尔顿开心极了。孩子们没有成年人的虚情假意，艾里痴迷诗歌就是因为喜欢，菲比会把霍尔顿给她买的即使是摔碎的唱片当成宝贝一样保存起来，会因为心疼哥哥把自己所有的零花钱借给哥哥。霍尔顿也很善良，为了消除室友的自卑情绪，主动把自己“中产阶级味”(109)的手提箱放到床下去，他会真诚地跟修女谈话并且募捐，看到学校墙壁上的污言秽语气得要命动手擦掉，也不愿意为了金钱和别人交往。

其次，霍尔顿向往自由与对生命的关注，不愿意操控也不愿意被别人操控自己的人生轨迹，厌恶带来杀戮和痛苦的战争，渴望人与人之间真诚、平等的沟通和相处。他抵制学校扼杀学生想象力和自由的教条的教学方法，受够了老师和家人总以为自己是正确的，不肯认真听孩子讲话，先后离开了三所学校。与大多数人关注物质文明和享受相比，他更关心湖里的鸭子冬天飞到哪里去过冬。看到修女们没有自己吃的好，他会很不开心。两个重量不同的孩子在玩跷跷板，他帮下忙会有助于平衡，但是看

到孩子们宁愿自己玩儿,他就会走开。霍尔顿向往自由平和的生活,不愿意被机械化的生活所束缚,宁愿要一匹马而不是汽车做交通工具,“马至少还通点儿人性”,想到西部一个谁都不认识他的地方去用挣得钱盖间小木屋,一日三餐全是自己做,装聋作哑,不用“跟谁做蠢而无用的交谈”,娶个又聋又哑的美丽女孩儿,要是有了孩子,就自个儿教他们读书认字……这样自由、不被他人干涉、没有机械文明带来的压力的生活对霍尔顿来说是“完美无比的”(133)。

但是梦想不等同于现实,成长不可逆特性让霍尔顿感觉到“什么都不会改变,改变的只有你”(122),他种种美好的愿望,对于生命本真和自由的追求,就是在“寻找一些自身周围环境所不能提供的东西”(188),他不想放弃,但是霍尔顿并不是半神化的英雄,只是一名16岁的中学生,他没有卓越的能力和坚毅的品质改变现状,苦闷和彷徨中,软弱和困惑下,也会屈从于本能的欲望和人性的弱点。他言语粗鲁,动辄就说“他妈的”,跟同学的妈妈、跟调情的女孩儿谎话连篇,抽烟,喝酒,谈性,搞恶作剧,打架,虚张声势,被别人欺负也不敢伸张正义只会表现的胆小怯懦,还差点儿跟一个妓女发生关系,这些看似堕落、不羁的行为,却不是霍尔顿真心想要追求的,他不会感到开心,只会在痛苦中矛盾挣扎,他感到害怕,恐惧,空虚,悲伤,难过(sad 270),绝望(desperate 279),沮丧(depressed 313),孤独(lonesome 270),痛苦(miserable),……这些负面的情绪出现的频率一次比一次紧密,压抑的霍尔顿“几乎无法呼吸”(104),他甚至“觉得快死了”,“希望自己死掉”(91),“有种要被淹死还是怎样的感觉”,想自杀,

“想从窗户跳下去”(105),最后霍尔顿精神失常,住进了精神病院。

四、结语

从某种意义上说,霍尔顿是个英雄,与身边庸碌虚伪的“常人”相比,他有对生命本真追求和保护的愿望,正如当菲比问到霍尔顿的理想是什么,他说想做一个麦田的守望者,看着孩子们自由的游戏,抓住每一个跑向悬崖的孩子。但是霍尔顿没有英雄的胆量和能力,他美好的愿望和对生命的思考没有办法在现实世界实现,但是屈从于欲望和本能的不羁行为只会让他更加迷茫、无措、痛苦,在成长的不可逆特性中矛盾挣扎,无法得到解脱,霍尔顿用自身的行为诠释了“反英雄”的内涵,成为二战后美国文学作品中经典的人物形象。

参考文献:

- [1] J. D. Salinger "The Catcher in the Rye", Little Brown Books, 1991.
- [2] 施咸荣. 译. 麦田里的守望者[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8.
- [3] 孙仲旭. 译. 麦田里的守望者[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7.
- [4] 乔伊斯, 梅纳德. 著, 袁凤珠, 郭莉芳. 译. 我曾是塞林格德情人[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 [5] 加洛蒂. 论无边的现实主义[M]. 吴越天. 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8.
- [6] 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 何兆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责任编辑 王云江]

Desperate struggle in the irreversibility of growth —— on Holden the anti-hero in the catcher in the rye

DU Lei

(College of Arts, Hebei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 The protagonist Holden Caulfield in the novel *The Catcher in the Rye* is labeled as a typical anti-hero by critic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after WW II. Holden pursues the true and natural beauty of life, but since he does not own the courage and spirit of heroes to change the hypocrisy and numbness of the adults' world, he struggles desperately in his irreversible growing up, with no way out.

Key words: growth; struggle; Holden; anti-hero